



东方IC供图

“基地”是一个组织，更是一种主义 “信仰”何以成为他们的武器？

“活着的本·拉登是一个鼓动者，而死去的本·拉登则会成为一个危险的标记。”

记者 | 张健康

↑ 5月6日，巴基斯坦拉合尔地区的民众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美国未经巴基斯坦政府同意，入境猎杀拉登，是对巴主权的侵犯。

“9·11事件”之后，美国出兵阿富汗，塔利班被赶出喀布尔，“基地”组织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庇护者，执行能力大为削弱，与各分支机构之间的联系大部中断。

“基地”就此由一个组织变成了一种主义。

本·拉登无疑是该主义的集大成者和象征性符号。

时代风云

拉登的青少年时期正值伊斯兰世界原

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激烈碰撞的时代。

1952年7月，亦即本·拉登出生前3年，以纳吉布和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结束了英国对埃及的殖民统治。但随后，参加政变的两大集团——军人集团和“穆斯林兄弟会”就国家的前途问题发生了分歧：主要由伊斯兰学者组成的“穆斯林兄弟会”主张用伊斯兰教法治理国家，而军人集团则倾向建立世俗化政权。二者终因1954年10月26日的纳

赛尔遇刺案而彻底决裂。被誉为“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之父”的赛义德·库特卜因涉嫌参与谋杀案而被捕入狱。

进入20世纪60年代，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与伊斯兰世界世俗化政权的冲突进一步激化，而且逐渐同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相互交织。

1963年1月，伊朗巴列维国王受伊拉克费萨尔王朝垮台的影响和美国的压力，正式发起了被西方理论家称作“白色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所谓的“白

色革命”，就字面含义而言，就是要避免由左翼力量领导的“红色革命”和由宗教势力领导的“黑色革命”，自然引起了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弹。

当年6月，伊朗宗教组织利用传统宗教节日——阿舒拉节发起了一场反对国王的示威活动，伊朗什叶派精神领袖霍梅尼因支持反国王示威而被捕，次年11月，又因抨击国王给美国军事顾问外交特权被驱逐出境。

就在霍梅尼被伊朗政府流放几个月后，赛义德·库特卜再次被控谋划刺杀纳赛尔而被捕，而且与另外几名“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一起被判处绞刑。库特卜的死，不仅没有削弱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力，反而成全了库特卜做殉道者的夙愿。后来的事实亦印证了库特卜死前对纳赛尔派来的“招安使”说的一句话：“如果他们杀掉我，我的话就会更有力量！”

库特卜死后16个月，一场战争又催生了一个更加极端的理论家——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

拉赫曼十个月大的时候就因为先天性糖尿病而失明。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开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长达两千多页，核心观点就是：圣战是打败伊斯兰的敌人的唯一方法。毕业后，拉赫曼积极利用宗教集会和大学讲坛，传播库特卜的理论，特别强调圣战和殉道者的重要性。拉赫曼的宣传，直接催生了最早一批极端伊斯兰地下武装。

精神“路标”

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思潮和伊斯兰世界内外交织的政治斗争，似乎没有对富家子拉登产生多大的影响。拉登给年少时的玩伴和邻居留下的印象是内向、温和，而且不排斥西方文化。虽然有人说他曾

过着花花公子一般的生活，但是更多的人作证说，他笃信宗教、拒绝各种现代享受、喜欢过简朴的生活、充满阿拉伯理想主义。

1976年，拉登考入吉达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该大学因为一批被埃及和叙利亚驱逐出境的伊斯兰学者的加入而充斥着伊斯兰高度政治化的理念，他们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就是殉道者赛义德·库特卜的弟弟穆罕默德·库特卜和极端原教旨主义思想家阿卜杜拉·阿扎姆。虽然本·拉登听过穆罕默德·库特卜和阿卜杜拉·阿扎姆的公开讲座，而且读过赛义德·库特卜的书，但一开始他更赞成赛义德·库特卜的批评者哈桑·胡达比的观点。

哈桑·胡达比曾与赛义德·库特卜一起被捕，当时胡达比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最高指导。二人蹲监狱期间，曾就“谁是穆斯林谁不是”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出狱后，二人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胡达比的《传教者，而非审判者》认为，任何一个穆斯林均不能否定另一个穆斯林的信仰，只要他能用简单的一句话证明自己的信念：“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

而库特卜的《路标》则认为，当代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世界支配性的社会政治体系正处于蒙昧、无知的黑暗（贾希利叶），一种罪恶、非正义、挣扎、漠视伊斯兰神圣指导的状态；虔诚穆斯林的任务是复兴伊斯兰，透过宣教（达瓦）和武装圣战（吉哈德）的方式，彻底改变贾希利叶社会；彻底改变贾希利叶社会、使之成为真正伊斯兰社会是矢志不渝的穆斯林先锋队（塔利阿）的职责；坚定穆斯林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真主的统治（哈基米亚），即结束所有罪恶、挣扎和压迫，确立安拉对世界最高主权统治的社会。

超越导师

1979年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本·拉登。那场因为苏联突然入侵阿富汗而爆发的战争最终成了全球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总动员和极端思想的大熔炉，而带领本·拉登从胡达比宽容的伊斯兰理念转向库特卜激进观点的引路人则是他读大学时的老师阿卜杜拉·阿扎姆。

虽然拉登读书时听过阿扎姆的讲座，但是与阿扎姆亲密接触还是阿富汗战争爆发以后。二人再次聚首阿富汗之后，共同创立了一个“服务办公室”，为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兵源和资金，而且设立了一个圣战者训练营。

阿扎姆和拉登的活动对阿富汗人最终赶走苏联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无从评估，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活动，参加抗苏活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逐渐熟悉了一个源于阿拉伯语qafayndal的词汇——al Qaeda。

al Qaeda一词现在被广泛译为“基地”，但是根据长期深入“基地”组织内部“随军”采访的英国《观察家报》记者雅松·伯克介绍，al Qaeda的直意可以是“基地”、“营地”、“家”或“根本”，同时它还含有“组织”、“原则”、“方式”、“方法”和“普遍真理”的意思。1987年，阿扎姆曾号召参加抗苏的极端宗教分子说：“每一条宗教原则都得有人去维护，每个人都应该扛起重任和做出牺牲，此为我们的al Qaeda！”阿扎姆此时所说的al Qaeda是“根本”的意思。

1988年4月，阿扎姆给一本名为《圣战》的杂志撰文时，正式对al Qaeda一词的含义进行了阐述。阿扎姆此时谈论的al Qaeda就是“基地”的意思，而他的初衷是建立一个给穆斯林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且发挥“唤醒穆斯林”的基地作用。

虽然本·拉登接受了阿扎姆有关“基

地”的理论，但他的理论和行动很快就超越了阿扎姆为“基地”设定的界限。

阿扎姆虽然从库特卜那里继承了圣战国际化的观念，而且他的思想直接催生了一批国际化的恐怖分子，但他本人是反对使用恐怖手段的，特别是针对非武装人员的暴力活动，因而他从未把“基地”与任何军事意义联系起来，而且他所主张的圣战是把占领者从穆斯林的土地上赶出去。

但是，本·拉登不但支持使用恐怖手段，而且认为“圣战”的对象还应该包括“违背教义”的穆斯林国家的政府。

1988年，当他正式把他和阿扎姆共同创立的“服务办公室”改组成“基地”组织时，虽然名义上沿用了阿扎姆提出的“基地”概念，但赋予它的职能却包括了推翻所有被他认为“腐败无能”的政府，驱逐它们背后的西方势力，最终废除国家疆界。1989年11月24日，阿扎姆遇刺身亡，拉登正式成为“基地”组织的领袖。

至此，赛义德·库特卜和阿卜杜拉·阿扎姆所倡导的极端原教旨主义被本·拉登改造成了为伊斯兰教教义所不容的伊斯兰恐怖主义。

以美为敌

但是，对于拉登及“基地”组织的上述变化，美国人当时几乎毫无察觉，因为几个月前，拉登及“基地”组织还是他们反苏的盟友。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沙特王室亦感到了威胁，便向美国寻求军事保护。拉登闻讯后，要求会见沙特国防部长。当他摊开地图，向国防部长讲述如何不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就可以击败伊拉克时，国防部长问他，如何对付伊拉克的飞机、坦克和生化武器？他回答：“我们用信仰打败他们。”沙特王室最终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是

同意了美国的驻军要求。拉登对此很是恼火，写信指责沙特王室背叛了伊斯兰教义，寻求西方的保护是引狼入室。几个月后，流亡海外的拉登便接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兵伊拉克的消息。

“海湾战争对拉登的刺激很大。他自认为自己代表了贫穷和正义的穆斯林，凡是欢迎美军进驻的阿拉伯政府均已异化，成了美国的帮凶。海湾战争之后，拉登便与美国彻底决裂了，而且就此走上了反美之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

美国很快就感觉到了昔日盟友所构成的威胁。

1992年12月29日，亦即美军从索马里撤出后不久，与索马里隔海相望的亚丁湾一家旅馆发生爆炸，两名奥地利游客被炸死。后来美国情报部门认定，此次爆炸是拉登发动的第一起针对西方的恐怖袭击。

1993年2月26日，美国俄克拉荷马世界贸易中心北座地下车库发生爆炸，造成6死1042伤。爆炸案主使拉米兹·尤塞夫很快落网。美国情报部门掌握的数据显示，尤塞夫曾于1991年接受过阿富汗“基地”组织的培训。

同年，美国中情局总部大门口发生枪击案，两名中情局雇员当场毙命。枪击者卡西逃到阿富汗后被美国特工抓获。中情局顺藤摸瓜，花了近三年才最后摸清，枪击案的幕后主使就是拉登。

随后，虽然美国情报部门成立了专门的行动小组，对拉登实施搜捕行动，但仍然没能阻止拉登和“基地”组织对美国全球目标的袭击，直至“9·11”事件的发生。

“美国显然是拉登实施恐怖活动的主要对象。他的伊斯兰复兴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第一步，驱逐美国；第二步，各穆斯林国家实行自下而上的革

命。”李伟说。

何以“惑众”？

2006年9月，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出版了他的回忆录。

穆沙拉夫说，“基地”组织的执行机构遍布40多个国家，主要策划针对阿富汗、伊拉克、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东南亚、北非、欧洲、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行动，目的是：1.让现有的伊斯兰教组织变得更加激进，去没有伊斯兰教组织的地方建立新的组织；2.使其他宗教的信徒皈依伊斯兰教；3.把美国人从穆斯林国家赶出去；4.与以色列和美国对中东的图谋作斗争；5.支持各地穆斯林为追求自由而进行斗争；6.整合所有穆斯林资源，为圣战事业服务。

“基地”组织所奉行的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何以能够产生，而且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追随者？

首先，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基地”组织的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准备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埃及和伊朗是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两个中心，前者因为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产生了“伊斯兰复兴运动教父”赛义德·库特卜，后者则因为不满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而成就了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无论是库特卜，还是霍梅尼，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能吸引众多的追随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向社会提出的问题切中了现实社会的流弊，而且能够利用传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理论资源对之给出自洽的解释和提出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的解决方案。埃及之所以会成为恐怖分子的主要来源地，与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盛行不无关系。

其次，欧美国家外交战略的负效应直接推动了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激进化，而“基地”组织所奉行的当代伊

伊斯兰恐怖主义就是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化的产物。拉登从一个胡达比理论的支持者转变成一个库特卜理论的信徒，再到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领袖和坚决的反美斗士，每一步均与欧美国家以武力强行向伊斯兰世界植入自己的价值观、民主模式紧密相连。因此，曾有人评论说，是美苏制造了拉登和“基地”组织。

最后，一系列“圣战”的胜利向极端主义分子展示了恐怖主义的有效性，从而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追随者。1989年苏军从阿富汗撤离、1992年美军因“黑鹰”坠毁事件而撤离索马里、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2001年“9·11”事件致使美国遭受珍珠港事件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均被极端主义分子解读为“圣战”的胜利，以此向信徒们展示了一条实现他们推翻“腐败”政府、驱逐外来势力、复兴伊斯兰社会的有效途径。经过“基地”组织理论家们的包装，被伊斯兰教义所不容的恐怖主义活动亦披上了

“圣战”的外衣。

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宣布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之后，瑞士《伯尔尼报》发表评论说，尽管美国取得了对拉登的胜利，但“基地”组织撒下的种子还在滋生。

瑞士的另一家报纸《提契诺报》则评论说：“尽管这条蛇被砍去了头，但世界有可能面对的是一条九头蛇。活着的本·拉登是一个鼓动者；而死去的本·拉登则会成为一个危险的标记。”■

几种重要恐怖主义意识形态

类型	意识形态	代表组织
极左派恐怖组织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标榜，以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目标，采取各种恐怖手段进行非法暴力活动。	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色军团”、英国“共济解放军”、法国“直接行动”、日本“赤旗军”、比利时“共产主义战斗小组”、希腊“直接行动”和“11月17日”
极右翼恐怖组织	继承了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想，极端仇视共产主义，鼓吹为建立纯种的欧洲和白人社会而战。	意大利“黑色秩序”和“革命武装中心”、德国“纳粹党小组”和“大德意志战斗小组”、美国“三K党”
民族主义恐怖组织	以争取民族独立或自治为目的，强调本民族的独特性，夸大本民族与国内占统治地位民族的隔阂和冲突，采取各种恐怖手段向政府和国内主体民族施加压力。	俄罗斯车臣非法武装、西班牙“埃塔”组织、菲律宾“阿布萨耶夫”组织、英国“爱尔兰共和军”、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印尼“亚齐运动”
极端宗教恐怖组织	以极端宗教思想对抗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煽动信徒以极端方式消灭与己不合的“异端邪说”或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	日本“奥姆真理教”、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泰国“上帝教”、阿尔及利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国家主义恐怖组织	主张使用或威胁使用“非常规”的暴力或技术恐怖手段，且不惜以牺牲大多数无辜民众的生命或利益为代价、对抗国家现有政体、法律和人事制度，图谋垄断国家的行政和司法权力。	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巴勒斯坦“哈马斯”
黑社会恐怖组织	以暴力手段谋取经济或政治利益。	意大利“黑手党”、日本“山口组”